抱朴子/外篇/卷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或問：「一流之才，而或窮或達，其故何也？俊逸縶滯，其有憾乎？」抱朴子答曰：「夫器業不異，而有抑有揚者，無知己也。故否泰時也，通塞命也。審時者何怨於瀋潛，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！故瀋閻淳鈞，精勁之良也，而不以擊，則朝菌不能斷焉；珧華黎綠，連城之寶也，委之泥濘，則瓦礫積其上焉。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，可用而不必見用也。庸俗之夫，暗於別物，不分朱紫，不辯菽麥，唯以達者為賢，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；唯以窮者為劣，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。且夫懸象不麗天，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，嵩岱不托地，則不能竦峻極概云霄。兔足因夷途以聘迅，龍艘泛激流以效速，離光非燧人不熾，楚金非歐冶不剡，豐華俟發春而表艷，棲鴻待沖飆而輕戾，四岳不明揚，則有鰥不登庸，叔牙不推賢，則夷吾不式厚，穰苴賴平仲以超踔，淮陰因蕭公以鷹揚，雋生由勝之之談，曲逆緣無知之薦，元直起龍縈之孔明，公瑾貢虎臥之興霸，故能美名垂於帝籍，弘勛著於當世也。

「漢之末年，吳之季世，則不然焉。舉士也，必附己者為前；取人也，必多黨者為決；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，同乎我，故不能遺焉；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，信衆口，故謂其可焉。或信此之庸猥，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；或識彼之英異，而不能平心於至公。於是釋銓衡，而以疏數為輕重矣；棄度量，而以綸集為多少矣。於時之所謂雅人高韻，秉國之鈞，黜陟決己，褒貶由口者，鮮哉免乎斯累也。又況於胸中率有憎獨立，疾非黨，忌勝己，忽寒素者乎？悲夫！邈俗之士，不群之人，所以比肩不遇，不可勝計，或抑頓於藪澤，或立朝而斥退也。

蓋修德而道不行，藏器而時不會，或俟河清而齒已沒，或竭忠勤而不見知，遠行不騁於一世，勛澤不加於生民。席上之珍，鬱於泥濘，濟物之才，終於無施，操築而不值武丁，抱竿而不遇西伯，自曩迄今，將有何限？而獨悲之，不亦陋哉！瞻徑路之遠，而恥由之；知大道之否，而不改之。齊通塞於一途，付榮辱於自然者，豈懷悒悶於知希，興永嘆於川逝乎！疑其有憾，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。小年之不知大年，井蛙之不曉滄海，自有來矣。